

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三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永校正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族孫良節編刊

尺牘

除授回謝雜回附

回浙東曹憲

秘書郎



存惟謹占位中秘地重何自為郎念二者勝流殘
敷其間豈眇為小子容著之地矧無未郎之講尤
匪素儒所宜深佩游揚若為稱塞既賀且謝信小

巫難攀於大巫不頌而規此後輩所望於前輩

謝鄭喬二丞相

石正言

能言之士幾至盈庭不振之蹤謬令補闕此涑水
所謂萃四海之任而廬陵以為懼必洛下譏必洛
下知范君之材賢故內中出大防之名姓初忽驚
於傳播恍不識所從來顧惟何人得與茲選意其
語不出口則似樸直足罕及門則似安恬以此入
大丞相密記之囊因而誤聖天子親除之筆先生
之賜大矣國士之報何如矧當事棘而變殷深恐
材綿而責鉅君子所恃小人所畏竊希冀於前脩

諫官可言宰相可為願主張於公是

新平江汪教

之道

職保氏之官自疑懦質出諫臣之論聳聽高譚某
官氣吞萬牛言重九鼎少年太學六館士獨有蕃
壯歲丹墀諸老生無如誼此君事也而僕當之願
誠陋而亡竒且膽怯而不勇汲直抱拾遺之願切
有慕焉公孫毋曲學以阿敬聞命矣

鎮江吳總鄉

頃蒙答翰亦既逾時每望大冶之濱彌屋泰巖之

仰乃今西颺漸勁北耗未真邊頭方護風寒京口
尤為天慙某官任隆九牧位冠諸侯安集鴈之限
已還舊觀轉流馬之餉綽有新功益增北府之雄
亟上西清之武某膽怯力薄素無直聲學餒材凋
非有實用顧何取於一士俾得列於七人是獨何
時而居此地惟折衝運籌屹然有金湯之堅則補
闕拾遺得以施禁闥之力沐慶函之真染荷陳誼
之甚高跪誦再三服膺千百

平江王侍郎 送

言念小已登朝之蹟適逢端平親政之初羣慝革
心無復護善神之法衆正得路至今誦怪鬼之詩
時惟兩賢並居三院某官懷其宿瀆授以新硯爇
魄就誅直用春秋之筆巨檢引卻研開楊墨之途
不下禹功遽分漢牧蛟胡為乎水裔虎猶在於山
中然川嶽高深其前君子所恃以無恐而風采震
厲之後庸人亦足以自揚凜一髮之僅存紛衆毛
而不亂而某膽薄力腐素微直聲學餒材凋非有
實用顧何取於一士乃得列於七人況今三陸震

動而事會方來群陰崢嶸而陽氣不續捉衿而肘
見支壁而籬傾力不逮於前脩事反難於昔日檢
繡月紙幸諫草之可尋嬰忤雷威企忠規而終愧
莊文府皇叔 沂府皇弟
職周太史猶材未能為唐拾遺何說以進敢謂間
平之望首貽高范之書以頌不規宜弔而賀王門
甚通尚拘造謝之文帝右可裨曷罄進思之益持
牋以復賜鑒是祈

邵武劉守

克遜

蘭臺一月茂爾才功蒲省七人付之隻力雖曰親
擢豈無從來太守薦以諫官昌黎語也一書賢於
從事劉公有烏鐵畫銀鈎珠駢玉儷味遊戲之妙
語殆褒稱之過情慊不敢當參之宿論四科之列
猶訥於言七情之中所少者怒非特交游云耳雖
自評品亦然乃欲舉笏抗陳瀾翻三寸衝冠奮發
辟易群邪豈不甚難得無可勉志完性懦承君激
以使言淳甫質溫元城為之正色是所謂親朋之
誼庶不為鄉黨之羞匪報伊祈願規毋頌

謝鄭大參

起居舍人

某來從孤遠見謂拙疎揣愚分以自安豈儒榮之
敢望月書諫紙論事幾何日近清光記言奚取曾
未七旬之又遽叨再命之放茲蓋某官以護梓憐
粉之素心為植桃種李之盛德遂使一寒之蹟獲
陪二省之聯素不能言安得直前之筆何以報德
早觀虛左之麻

謝喬相鄭參

直舍入院

近光右城方愧濡毫進直西垣謬令越俎嘗兩對

榻前而馬去欲再請廡下而未能忽蒙判花手之
誤推殆類買菜傭之求益而况雕蟲篆刻不過工
塲屋之文溫潤深醇烏足鳴國家之盛蓋老先生
之知己豈群執事之無人固荷選掄終懷慚懼有
舍人辦我事何必負多掌帝制使吾徒得無顏汗

湯國正

中

某方謀續謁遽沐貽賤持此告離讀之增慨每見
憂時之論猶曰有位于朝若始者從西山俱來亦
渺焉為選海下列民殘休戚國脉安危自有廟謨

何預君事而乃攢眉不解刺口極談班峻語嗜見者皆是位卑憂大誰其能之試評時流每切心服掌故通班之自始指陳言衆所不能請更國醫請復入紀天閣引企王庶幾改之晨館屢辭吾從此逝矣言之非盡不驗識者曷聽其歸某又荷深知茲觀勁節有慙前輩莫伸抗疏之流自度孤愚惟有乞身而去亟裁手答少俟面違

翁提管

建龍

某半生起敬累月同寅曾謂安邊翻歲怨府有司

之各執則有之中臺之評告者過也殆市虎之易誤於石龜乎矣傷昨馳江濱亟訊旅次庭有九棗之老巢無一枝之棲持空囊以同歸聽貝錦之自息與之語不見幾微之色覽其書略微隕獲之言允合前脩可覘素學擁笏魚而施坦親亦怡然破蟋蟀以文辭詩其昌矣公既相踵於去轍僕更敢蹈於危機當力控辭庶幾安跡

陳士訓

昔者江鄉相逢客裏居然閩嶺交墮夢中偶僕綴

右省之職知君因西山而出差曳裾之武不輕詣
人賦樹袖之文乃獨過我有懷世道莫匪王臣然
考書傳以來有還天倫之好如封人頴如宿郎車
皆不費詞而能悟意居今此責豈彼不如無非血
誠之辭可使肉食者愧乃知三神峰之鍾異不獨
一鼎魁之能言有梁于中起立而歎亟其削蒙愧
無補於闕遺或者採詩猶足關於氣脉所慙拙謝
曷稱珎投

去國辭謝

辭衆從官

某瀕海無聞躡班有覲不安其弱忽矯亢以為強
素訥於言迺猖狂而成瞽積茲大戾祇是一愚果
公議之難逃荷寬恩之曲宥每思陪侍最荷知憐
辱導騎之遠臨撫危衷而增感自慙孤蹟悵違異
於高閣尚冀諸賢共扶持於景運

回余給事

天錫

某寤意無功多言妄取強顏鮮恥一斥已遲不改
下愚自貽伊感雙鳧乘鴈何足關當世之有亡去

燕來鴻不及見大賢之施設天官常伯經幄瑣闥
位緊則進步高道合則行志易悚然群望卜此一
機明公勉諸扶起國家之否運小夫逝矣苟偷田
里之餘生

趙京尹

與權

其來自遠方豈識立朝之體躡居危地徒輕許國
之身祗是一愚積成大戾每群侍從容之譏獨深
知忠蓋之心和而不同荷見容於宏度許以為直
終難道於公評何足棄捐慙無補報辱頗臨於蕭
寺且不廢於賤儀今既洗脚上船回頭戀闕自慙
孤蹟阻違異於尹庭所願名賢力扶持於宗國

景獻府皇姪節使

其本乏時材頃玷拾遺之選不知事體冒陳一得
之愚猶直奏以復前且繳回之恐後三瀆自惕一
麾已遲獨蒙聖度之兼容所愧國恩之莫報人方
厭畏已重凌兢敢圖某官慨舊物以興懷委新函
而盼賜惻然勞問軫此孤危罪積如山猶不遺於
敝履門深似海悵莫曳於長裾

遠迎賀面

賀新除呂理丞

延平

某恭審上念故家詔還顯著入關有偉夾道聚觀
學士搢紳僉曰東萊大臨傳世之嫡都人父老猶
記淳熙慶元立朝之時惟其似之自是升矣其自
憐生晚猶幸今逢大兩申公之門將復其始誦二
先生之學容質所聞告至太謙占謝惟謹

新督府參議盧監簿

補之

一別杏園久沉標社偶叨筭列者兩載忽拜玉川

之一書熟視香名知為同榜鶴山負世之重望羯
虜聞名而相驚督府宏開參僚遴選如雍公之就
葉辟如屏山之從張游主賓俱賢宗社有賴畫籌
熟議知千萬里吐蕃之戎情旋凱有期話三十年
慈恩之盟好

王著作

會龍

左馮上景東觀陞班著局如蘇公其人不妨再入
史家自梅溪之後又出一頭某退惟非材得與斯
事成書未上正有待於鴻儒執簡以從儻可供於

馬走

趙度支

必愿

赴闕為郎過家趣對自霞城而寶婺俱以最聞入
星闈而甘泉行哉柄用昔者忠定相于寧皇侑食
何疑厄權姦者幾載潛光頓發陪明祀於今秋叔
教之子不存魏暮之孫為嫡宜盼驛召促預駿奔
來兮少遲觀者恐後某盍遠脩於迎櫝况又辱於
賜賤曩過羊山乃知故國之謂今覘龍種益信本
朝之疆

陳尚左

康熙

賜之剖積報以入關江東之命不辭竒哉一起尚
左之除非峻翻然此來信大賢止速之自謀非常
人淺鮮所可測念寧考在天之怒胡以解之援周
公嚴父之文深哉言也可痛陋儒之見烏知君子
之心某不圖將歸及睹茲舉接晉有日必融密寤
於帝衷傾否在人毋諉難回於天運

禮侍趙直院

汝談

顯膺天詔晉貳春曹解印過家南塘之雲如舊追

鋒赴闕北門之草重新聳聆入闕不覺折屐是惟
正元之老獨倡黃初之音漢劉向之精忠累數十
疏唐李揆之開濟為第一人世傳感悍卒之詔書
人誦諫忿兵之奏議使其矣立又矣太平上非不
知猶欲積其物望身自難進匪固求於名高追思
乙未夏五以來是殆君子陽九之會寇方闖於戶
外人自爭於舟中遂令群陰之崢嶸幾至生意之
斷絕自非上天有悔禍之日將恐吾民無見治之
期忽驛使之出門果雷聲之載路然而江濤如此

人物渺然宜四海所以屬望於公謂當世尚有可
為之事道之將行也命其在茲乎天之大任是人
忍不免耳某久稽慶積亟祈迓亟固將侈邦家之
光非敢私門闌之賀天下大老既為扶世而來吾
儕小人或可奉身而退有懷欣忭容面敷陳

回閩漕姚檢詳

詩

某積誠淺薄莫效畝忠彈罪播聞至煩臺疏特借
閩士大儆國人念所累朋儕之多豈不為封部之
辱奔歸屬苦於就道引咎未容於杜門猶當收占

牌匿行影豈期候吏尚識累臣至徽崇聽於大府
之尊乃遣迎書於百里之外溫存意虛捧讀手驚
厭惡氏名既不敢啣枚而過樞趨臺閭豈復陳削
藁之言退省惕然矜憐幸甚

范鄉守

銘

某報國無功還家負譴將恐為鄉士所唾罵豈敢
徹邦君之聽聞已匿占牌且更微服足登蒜嶺面
愧壺公忽走騎之遠臨持迎櫝而下授地主謙甚
屢氓惕然鞠躬將入公門歛烏恭梓擢髮莫數爾
罪問則負荆其為慙惶因既摧謝

賀李侍郎

詔

入覲清光榮祗嚴召帝之懷矣久為虛荷橐之班
士曰時哉今方見竹湖之出播紳覘矚廟社尊隆
維朝家之局面屢新至今日而國步愈窘外潰內
虛之證醫望而驚事窮勢迫之交佛救不得惟天
可靠非人奚存誰令老宗伯之臣有遜我生人之
意手懷一札眼閱千帆起居語嘿之間何念深也
理亂安危之故想熟計之但觀明公動盍歸之思

便識世道有可為之望脩方飽則片劑可以起痼
疾察勢審則一著可以活危枰出處何心存亡茲
舉固知我道非為萬鍾千駟而榮且喜都人得見
一馬二童之至盡摠素學弘濟多艱某頗蓄心期
倚需面晤馬首徒深於傾篋鯉書屢失於徒還諒
灼知其無他遂可恃以不恐自笑非次山之輩錯
落數十何為所願進元城于朝收拾一半尚可亟
濡秃筆馳候前驅

王常卿

伯大

榮趨嚴召入覲清光平治舍我誰歟又關衆望禮
樂其有興矣當在此行恭惟皇上改新元之初思
得端人壯本朝之勢曩鳳鳴之一疏竈虎立於九
關搢紳之論翕歸旒冕之知尤厚屢召不至隆眷
謂何豈特慨當今無共濟之人殆有疑賢者不為
用之意翮鳥一出尉甚群瞻自聞夙駕之星言便
覺吾黨之風采天下大矣不勝淪溺之隱憂人物
渺然孰是經綸之好手主聖則臣直言聽則道行
公歸勿遲上倚以相某方欲贊李渤之出何幸迎

李予之歸雖憤憤不如前人無以為見然濟濟以
強王國豈不爾思

溫守趙直院

汝騰

倦直金鑿榮分銅虎地雄自昔號東澗山水之邦
天惠斯人輟北扉風月之彥搢紳歸重旗纛生光
每念正人固有離合之時宗臣尤難用舍之際更
生盡忠者漢違恤卿秩之不遷鄴侯死諫于唐垂
登相位而輒去方舉世皆甘於附和豈一賢固立
於異同偉歟特立獨行之風卓哉見遠察微之識

永懷前哲益仰高標某官賀白文詞間平學行南
塘衣鉢傳授最親西洛淵源漸濡尤遠獨執斯文
之牛耳寢階華序之雞翹路熟車輕靡官不到局
新綦換此心謂何恥復着筆硯其間湧於請旌麾
而出然而主眷方渥時事孔艱璽以驚河西之巨
藩詔以泣涇原之亂卒皆太簡冊之未了非老文
學而誰為宜有綸音促還猷直某攬轡無力食粟
良慚緘題罕入於脩門賀謝亦踈於記室茲承紫
氣將入丹山喜面覲之有涯懷心期而發詩用詞

人作岳牧君亦胡為來哉謝丞相歸耕奈吾將從此逝矣

餽餞往還

丁酉去國鄉官王奏院諸公送鄉會

某負罪去國為鄉黨羞朝軒聯翩載酒郊送笑語竟日荷意已多珪翰狎臨冰銜森列援鄉會例折送楮君切惟茲例為補外得麾節者設有受則有還而逐去者例冊所不載非特以其無可還亦不欲有此自某登班來惟見司門劉丈補邵武應茲

例其去者則都承鄭丈匆匆甚不及講正字王丈則怒而擲之謂昨去嘗受矣豈可再吏部劉丈則曰豈不能為實之乎衆強之時相送至湖濱適見其廳下人有辭去者有隨行者遂面俵與之某固嘗控辭而諸公以潛夫為比不敢違命雖犒僕與入已異其為鄉會費均也且有愧於實之多矣

南劔州守陳理丞請酒

某屏逐東歸惟恐為親黨羞東道主人不以異視至之夕如歸與老荆兒婦女子便蒙延至郡齋飲

德不啻足矣茲拜真染身有招呼眷意層出盡室
不遺自令親金部歸寧幾時潛夫甫至某又至郡
當孔道未半年間親戚之逐者相踵至皆自蔣門
出非親戚之累也蔣之累也寺丞即日造朝則無
此擾矣

莆田宰

送羊酒

某一片之後七旬乃還幸儕故老於田廬恐辱令
君之土地敢圖謙眷不棄逐臣餉以乘壺重之牽
餼若曰慰勞宰落之狀謹不敢辭所謂歡愜寵榮
之詞疑未能曉

新南海方尉碩子送羊

某客京念歸久既歸反重為宗族親舊擾前日小
四哥監元饋以餼牽既再辭遂烹之以來示其不
容辭於是有意至于三者則又辭今不以全而以
半者相繼恐又當辭爇帖與賜俱欲辭不敢遂使
羅雀之門翻成屠羊之肆可發一笑

方監元

大林

送地甲

承簡餉地甲啓查則鯨鯉甲也曩將離家時有山

居族人見惠一夕逸去暨孳累入京則云隔隣有
得之者俗所謂穿山信然茲以防貯之難至煩烹
送且與酒俱不歸無以見此竒不醉無以豪此味
兩得兩得喜甚感甚

林象守壽公送子魚

伏拜劄翰以孕魚名醞為餉去鄉四冬見之俎上
皆遠餉也未有鮮可食如是者吳中之鱸不足方
美况又有以澆磊隗乎銜荷意好尚儲面謝

方百二叔公安送蘭

某曩入蘭室見之而羨昨日語及之便蒙遣惠二
種且勉以君子之操教以種養之方置之階砌諸
品皆在下風矣吾鄉以葉勁花多者為竒昨日見
叔說近有盆中一榦二十七花此為尤竒而香則
皆不可無也山谷謂一榦而獨花者蘭也後亦有
辨之者竟未知孰是叔深於蘭者必能知之自此
日對幽致感喜可知尚容面謝

送朱省元烈笋乳

承簡惠甚感偶貳車餉劔笋輒分去十根與福乳

十團俱藉回奩為齋腸獻若曰不奪犢食不殘尋
丈之生於尺寸間則此祖師立法亦太嚴矣獨不
聞有猪頭鳩子和尚乎若能因二獻而推廣之固
不害其為在家成佛也

送趙鄉倅歲

偶得巨鱸一口與泉南經麩百結為歲晚獻寒乞
甚矣坡不云乎開奩巨鯉橫微贄出春磨此貧者
餽歲之態而持通守之庭寧不發旁觀者一笑

新居架廳王正字送犒匠

卜居便親舊只棲鷓之木杜門謝客安用旋馬之
廳以二千里之纍臣奉十餘年之先志忽承台翰
有槩惡衷破屋三間在僕可終老矣大厦一木非
公其誰扶之纏頭竒花細肋名酒對使者以肅頌
與梓人而共懽感悰甚多待謝乃既

劉吏部送犒匠

某粵從去國祗合杜門胡以家為非敢營於新築
念厥考作姑少續於舊樞曷徹聽聞至厘灑染犒
之牽餼相以名尊既假寵之甚濃欲引辭而不敢

有懷感激容面敷陳

張鄉守友餽節

某壯輒悲秋老更逢節既閉戶以難出猶有樓之
可登烏帽凝然參軍之筆安用白衣至矣太守之
酒寔來憶糗糝絕唱之篇對糕粽朋來之餉問勞
語重殷勤意深憑高而望關河可堪感慨拜賜而
會問里且沃窮愁滿懷銘藏容面控謝

仁山回方省元 兼送犒匠

某去夏得冗涉冬鼓盆亟營壙於匆匆復築庵之
草草巢成可隱固將於此終老烏符到即行所欠
自作誌文耳詎圖玉趾遠訪茅丘寵靈已多問勞
狎至羶肥酒冽與役夫共之薯潔栗黃此山人糧
也餽侈深銘於中曲語荒不敵於來牋幸甚高明
亮其老師

又送魚酒

言旋未溫遣問狎至為禮去餼豈不愛其舍熊取
魚亦所欲也况上等之加惠屋下執之占詞非前
是今愛之何安辭一得二望則已過登嘉顏汗懷

謝面陳

龔監稅送響石

伏承染翰遣惠響石呼童尋鐵椎未之有輒持小石擊之極清越可聽起視之色青黑摩娑之肌理細潤平生所見有聲者如太湖如英皆帶粉色如江之鍾山亦然今何產耶其泗濱種耶殆故家舊物耶偶鑿一小池聚數拳石為山遂以此懸之楣間時扣擊之亦足以樂不敢忘德

廣州行鄉飲請三賓長林索

茲行鄉飲禮重在謀賓既得仕而蚤退者顧致政於西北席矣又謀三賓則執事其長也年八十七容貌澤衣冠偉坐立端觀者莫不相屬日者以是覘素養致政因言曩以聲律預貢時執事為貢不盡之第一人是少杜不果以賓興于鄉晚乃以賓長于學顧勤動一出留城旬餘又席坐良勞既幸成禮欲以十六日迎致郡齋從容訪舊事且將問鄉民之利病而罷行焉是集也惟從者與鄭李二君非人爵所得與使邦人有所儀刑則老守之

幸執事其惠許之

次賓廊

茲行鄉飲禮得林君為三賓首年八十七執事少
一歲何金斗之多者舊也去歲場學建門立額率
諸生有請今知其為執事勸鄉人以學厥功甚茂
昨日席地行禮有勉焉者若夫坐云則坐立云則
立略無老人衰憊態年最高力不衰其德可知既
幸成禮欲以十六日迎致郡齋從容求教使邦人
有觀焉三賓之外不敢雜以他客惟執事惠許之

三賓李

茲舉鄉飲禮于學訪求有年德者於八邑之令林
鄭二君自南海百里外至皆年八十有七有六執
事自番禺至且居近學雖少二君十歲推為三賓
衆皆曰宜蓋蚤有聲鄉校吏部李公甫十歲時其
尊翁延之家塾者連年助成名卿大夫以為世用
厥功甚茂豈必身為之昨日坐席雖長者不以為
勞於主人若有未安欲以十六日迎三賓于郡齋
少見舒徐容與之意使觀者曰是集也以齒不以

爵其為爵也大矣惟執事慮許之壽山以爲不心
送廣州新第周新恩母安人折俎
某既舉觴為四先輩賀景可羨者上皆有庭闈郭
廖二僊之尊翁致政丈既延致之郡齋矣於執事
之母夫人則不敢識者謂教子之法父以嚴易母
以慈難區區則曰家人皆謂之嚴君熊膽之教非
母乎竊料藍袍拜堂上時細話平生而喜責望後
來尤嚴輒以折俎薄禮請開慈顏一笑為致老守
且羨且感之意云

送南海趙簿

嗣壽

母安人折俎

某今日偶宴新第者之尊翁以為邦人教子勸遂
併及同官之迎侍者邦之人又曰猶有奉慈闈者
遂以薄餽寓意因念吾同官中亦有之迎潘輿而
來者惟執事一人某嘗一再瞻望具言嘗課熊丸
於蚤孤之時而不俾以高科自足不責蚶鮓於居
官之日而不徒以榮祿為喜竦聞斯語可謂賢母
矣折俎納上請開萱堂一笑為致老守且羨且感
之意云

龍埔廟題疏回鄭學錄

某去里社五年每郡家舉行春祈秋饗則念四姓
長少相從飲福於龍坡亭上律羨者屢學錄聘君
非獨榮陽之長蓋社中大老也諭以將為廟王闢
後宇而深之甚盛舉也今觀烏石山之清淑者盤
于是延壽溪之演迤者止于是坡据其中古榕可
以蔽萬牛神龍相傳幾百年蓋山川之靈之會也
邦之土神非一而占其勝會則靈降大族多敬信
則益靈祭不逾望今出門見之未有是坡神者試

思數百年前莆特泉一附庸荒迥可想至唐異僧
始有山前之名入國朝置郡人煙漸稠某少時見
長老說境多種果有龍眼垞有荔枝垞今名猶存
而果地化為連甍又采南見宋循推諧說乃祖僉
判指其廳事謂得之長上二百年前只是鹽埕則
後埭之為埭田後塘之為塘地可見雖曰濱海而
可貴者有烏山耳以山川之神而廟貌之而封爵
之其誤已在前世坡之貴且重自本朝始地靈與
人傑俱奮封號與簪纓俱昌戴宋百年為宜聰明

正直軍民取信許人為善不許人為惡紹興初事
可驗試觀境之以訟為師以豪黠較轆問巷者今
有留種者否淫者禍則善必福自坡有神而四姓
繼至李鄭最先宋以咸平至方之後隆保定寧以
自城至某之高祖福平長者以崇寧乙酉自後
塘數步至是久者三二百年最近亦百四十五年
而猶有望於無窮某諸父四人祖居未析又同氣
三人未有棲身處嘉定丁丑戊寅間有以城中屋
求入頭者欲就不敢素不能佞神乃以疑卜不許
遂以今所築蝸舍為卜許焉今兩榕相望非偶然
者四姓比屋稍具又以神宇來告不腆蜻蚨五百
千官省持以相役幸白于祠前嘗見觀者云前狹
而後寬不若順濟靈祐之體面端直蓋前之西偏
為祈禱始王之地厥後以時接湊不肯撤前示不
忘本其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歟某歸有日見棟宇
翬飛則曰此諸賢協成之力敢舉手以謝

雜往還

李侍郎 韶

熙寧大臣奉行新法者其家之澤已斬豈若西塘
先生家之繇繇不絕乎猶於縣丞有望焉乃止於
其身惜哉顧介公之凜凜不已者自如雖百世猶
將敬而仰英州方議葺其祠其後必當有興者

浙東倉馬戶部

光祖

某七日內蒙賜翰者四半為鹽倉公子發其拳拳
於猶子至矣今又知為毅齋先生侍郎徐公之門
坦某端平初猶及拜老先生方檄使至時祕省集
議雖西山先生不能異獨毅齋抗疏不同其遷奉

常久之乃拜暨遷從官寧去不拜今安得斯人哉
癯躬苦節視山林朝廷無以異今安得斯人哉某
嘗出關送其行惟有嘆息而已今姪登其門且親
也其薰染必可觀

林沙宰

珪

進退自吾輩常事若去之時有以見邑人而無愧
則歸之時亦有以見鄉人而無愧豈不誠大丈夫
哉龜山宰瀏陽張帥甚叟甚愛之以賑濟為漕劾
去何傷於龜山請以此開廣賢者想琴轅卧轍涕

泣不忍別者皆是而今尹但當作鐵心石腸一笑登舟可也

黃梧守

桂

饗吏滿一世而所劾者多誤可歎也執事歷州縣十四五考又貴為五馬而廬不闢田不增與儒素無異世亦有知之者乎千里父老當必有為太守訟寃者然則今所仰者天理也

鄭倅

起渭

辱帖翰於尊仰中足見處隣里欲其和靜之意吾

鄉齊民習藝於人以師父稱其人立券入門藝成而謝既謝乃許以其所傳而習者自立其家否則藝雖精不得去也去則為背師父此風最美吾儕學者亦曾有師父之稱乎亦倏去驟來或累歲或一歲或不能一歲與若人專門從師之學不同故爾背與否無論也視齊民終身一師不若也因來翰及習藝者而有感焉

潮陽郭監稅

若水

來喻謂向藉塘湖一路稅錢裨助月額監司既蠲

民稅而官額猶存大凡好事難做叔智多遊監司
之門使其見行此等事豈不贊羨彼眇一稅官之
攢眉補趨不暇恤也及今身履之而後知凡人平
日見人做官出則呵殿塞塗坐則鴈鷺羅前者
不生健羨心叔智今視之何如哉彼塞塗羅前者
愈多而憂責亦多不足羨也叔智知稅廳之窘而
不知俸也俸知其本廳之窘而不知國用之窘蓋
築底世界也安得邊聲寧息兵撤費省使上下得
稍相寬乎

鄉學職

所喻採訪平糶倉事此非吾輩而誰責常平漢法
也義倉隋法也二法並行緩急其有足恃乎今茲
賑糶則義倉之利也所在不復有常平之藏矣州
縣長吏之賢者多趨積糶本置糶倉以助義倉之
不及則常平遺意也他處多以為便而吾邦則曰
苦僧也官罔利也早谷出於場而閉於倉也雖今
茲家受五斗之利不甚以為德也然則更有合商
擁者乎事關罪福區區豈敢自執其愚其決不可

存其尚可脩改更望入思慮而明教之則其之願也鄰父之願也

十致政兄

前之日蒙尊訪持福平長者手澤相示乃知是年谷價至六七貫蓋有甚於去年矣捐金千緡以為鄉閭倡則吾輩之食舊德有自來者又云十五郎云亡者乃福平之仲子而某之曾大父也乃紹興乙卯距今百有八年遺墨如新本家子孫不曾救上世片字而穎川婿家傳之五六世令人感慨久之

諸姪

福平祖八長者自營佳城于烏巖山因其林木加以手植紹興辛亥春葬鄭氏婆迄今一百一十年林不合抱者多當來恐他姓之山林相迫近也故買山最闊以絕他人開鑿之患又恐吾子孫之照管不到也故存主山與肩臂為墳林而以兩臂之外分與四房明立界至庶幾各自省管而墳林居中賴其外護可無他人剪伐之患又恐四房林木與

墳木等他日賣木之無別也故於墳林之外同時
剗平聽曰房別種而林樣不齊可無子孫混淆浸
賣之患則八祖與十三公諸位之慮可謂周而遠
矣計造墳之時吾祖蹤跡豈不遍踏至山頭哉今
孫枝日蕃衍而省墳有定負或有終身不至者其
至者則鋪設拜跪日晷有限徹俎亟歸何暇巡視
山林其有足跡朝夕此山披荆陟嶮如履平地者
則睥睨垂涎奮發持斧之人也向者自道旁望之
如貴人巍坐冠服整齊無欠缺處今右肩傷殘遮
蔽不密誰執斧斤言之涕下此亦諸孫素來不點
視之責昔賢拜墓必繞林三周者慮牛羊之踐傷
樵夫之採摘耳豈謂禍出於子孫乎今欲以十一
日清晨帥諸姪會祖廳偕為登山之行備菓酌請
罪于墓下因巡視林木之見存而當籍記者與其
已傷而當栽補者墳庵圯壞亟議修葺此尤不可
緩者庶猶可解祖先之怒凡我孫枝皆食舊德各
宜念其身之所從來毋憚為吾祖一行

方省元

迪吉

某清晨出謁過午廼歸便領新詩諷誦數過相期之意甚盛因念途中見白鹿洞志晦翁伊洲與節推祖之書乃知吾宗人物多矣而白杜一派多名士故願與賢宗交勉之科目特假途耳若學不進節不立正使無灾無害到公卿世間豈少此哉率爾占謝尚容面控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三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四

書

鄭丞相清之

某伏自舊秋拘繫蒲省與平日造謁光範者不同暨股肱與耳目俱移身可以出而免積方上衮衣已絕江矣眎昔人越境送師之誼有愧焉尺牋伺候閱歲不登泰階芒寒引睇終夕因念初入脩門之時適值真儒爰立之始三十年利欲之世界敗壞不可為之天下一旦滅騶撤樂不求以律人而

聞風自化者縮之儉也改絃易轍不以前之出於
 鄉曲為嫌者溫公之勇也悉起陸沉之諸賢不欲
 其恩之歸已也盡撤言路之副封不虞其不便於
 已也此其章章較著者蓋癸巳冬迨乙未夏駸駸
 其有元祐氣象使天祐我宋狄難不作則彞鼎之
 勛誰能及之知狂虜之必來而逆遏其衝則中興
 之紫巖所不能成功者而心則可諒向者易楮以
 新一換舊二交議其失信今以一換一不失信矣
 損上益下矣換之時既皆稱之而近又議其不當
 換向者納苗既倍或不倍交議其過取今悉從
 輕減不過取矣損上益下矣減之時既皆贊之而
 旋又議其不當減猶謂世論之皆平平乎本朝立國
 最弱所恃以祈天永命者惟有施惠澤以收人心
 耳則變故迭起瀕於危而不亡者伊誰之力甚曩
 每晉拜欽翹未嘗見大丞相一日伸眉今宜以釋
 位為樂然聞身在林泉心在王室憂慮之切過於
 坐黃閣時則皎然之心天知之主上知之海內之
 識者知之賦東山之歸歌淇澳之入非與世道相

閩縣某遠方孤士三年前一縣令耳識朝蹟為何物今切輟小兩省不進不休微陶鑄之力不及此每疑聖君賢相相逢如此而時運未亨意其必當有還天理感天心之實中任言責不憚嬰鱗謂以此報國以此報主上乃所以報大丞相也自顧樸拙久玷亡補兩於榻前求去一則曰且待二則曰未可強顏忍耻外愧公議內愧私心必得請乃已妙未有報德之期敢告為國壽重為民護愛為吾之立砥柱式副一世善類拳拳之禱

某丁酉歲未去國前望鄞江一水近殷函朝徹郇翰夕報則春莫也入中夏京城火行李不暇顧視篋笥藏者在挾與俱走火定而議論喧某之逐固宜劉潛夫在袁王實之正字寓泉併殃及之既歸日從二人遊相與歎端平宰相事業之未及竟僕輩何足道哉每念上親萬機後三改元矣中間議論屢新事任屢更然朝廷之大政事如去苞苴去賊吏去副封天下至今稱之曰此端平宰相所建白也當世之大人物如有名給諫有名侍從有名

臺閣至今稱之曰此端平宰相所引拔也蓋三四
十年來天日積翳一劃即開人心久鬱一喚即起
既而開者塞起者頽向所嚴密隄防者或議旁落
矣向所辛苦收拾者且亡且散矣不知更幾年而
後有此時節某猶記以簿司農領圍租時考覈京
儲何止數百萬斛而在外不預焉民間粒米狼戾
若固然者今京直疇舊二十倍公家無數月儲遠
戢掘草根幾盡天人之際可畏如此不知經幾年
而後可得豐年世每恨事事不如端平初危機異
證參見錯出而一髮之氣綿綿延延未至掃地者
無非向來一換棊一轉柁之功以大丞相獨幹魁
柄兩朞耳精神之所感力量之所及已足以持循
累年之久假令議論一事任專則大綱小紀本數
未度固將徐就條理誰曰不可為哉大臣進退關
世運不少撫今懷昔令人浩歎昔張魏公辭位去
讒甚憾搖者不遺力及紹興末隆興初為時一出
國祚再安亦其一片精忠白首不衰天知之人信
之故爾大丞相結知聖明何止魏公而寸心如丹

可與天通此某之愚所以為世道終有賴於公某
素拙且訥衆所共知先生獨察其樸忠進而不已
以至親擢亦望其能報國耳學淺誠薄徒啓紛紛
或謂先生之辭政某亦累之一也聞先生每對客
不以某為累也先生既不為悔某其敢悔耶杜門
省愆分甘永棄聖恩深厚猶驅馳之於原隰間朝
夕思惟將勤補拙髮鬢八九分變白中春上祠請
至今未報可莆之受知於先生之者三人衆謂潛
夫當復入某得歸則與實之作伴矣自念起家不

啻足實之窮因甚惟鈞慈振德之料理之

某僻在海濱數千里外伏讀制麻起綠野而侍經
闈之密繇黃閣而進亞保之尊嘉與遐民鼓舞相
慶咸曰將再相也否亦平章也某獨有以知先生
之心衮衣繡裳孰輕於幅巾藜杖趨班待漏孰閑
於焚香讀易獨以阿衡之學而後臣甘盤之不容
遜于野君臣大義有不能超然者蓋自初潛以至
親覽如左右手去國八年一夜宣室不知席前其
極論世故為何如其傾心注倚為何如厥今又曰

攬權屏伏姦士叔召耆俊易置言路其機皆上發之而非有助之者然視癸巳冬甲午春君相圖回之初動盪振刷何等氣魄不應響合何等氣象其未及竟者天乎人乎元祐僅七八年厥後排沮者迭見至以改元犯祐字為諱豈知其為千百年所敬仰國祚所賴以延既仆而復起者溫公之澤也端平僅三年中間排沮者尤甚而隱然在人心不減元祐者少保之力不待百年後而論定側聆徜徉上橋端居深念苟得世道一日之安豈必自其已出此心端可對越則今之復入者亦豈非天乎三相同心共推一車盡置前事豈必聖訓而後喻朝野之所翹首願望者宜亟有以副之母徒曰輔相彌縫藏諸用云耳母徒使他日亦曰預人事云耳向者先生念本朝立國太弱不主和獨秉事機之不遂反使宴安江沱者得以藉口又念立國也以仁換楮不失信斛面多減去損上益下於培護根本為有功後之議者曰多費又念立國也以議論其成與敗也以人進君子不遺巖穴退小人不

顧鄉曲任賢去邪於挽回氣脉為有功後之議者
曰不責實每歎世論之難平以功為議可乎今秋
風漸迫邊閫區畫宜定毋墮窺伺者之計民力久
竭黜絕貪暴宜嚴以用聚斂之臣風濤正急人
物眇然今依違顧望者多而有大力量有大識慮
者可數其已至者如王幼學武將未至者如陳子
華文昌王去非徐直翁李元善或鄉儻其人也願
先生力主之與共之以成其用君子之功以同扶
持端平未竟之烈則相業光明俊偉可有辭于永
世惟先生加之意若夫豫建蚤教密啓深言以符
三代之有道之長以銷半夜片紙之萌端若留以有
待計從容密勿中有非他人所能知者而其效則
於國勢鞏固民物輯寧見之惟先生益加之意其
鄙陋拙疎無用於世內之叨薦進已過分外之秉
節符不啻足以居蠻越已逾三考民夷安妥仰藉
威靈精神耗衰自視驚惕賤天有請儻蒙敷陳俾
得抽出炎關祝釐間館則先生終始大賜鈞慈其
深念之

喬丞相

某剪焉孤遠去光範門十閱月念向者待罪柱下日見大丞相領百官班拜墀下而與聖天子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得以載筆拱立退斂馬道側見朱衣吏引入黃扉某亦趨伏後省時以職事晉謁盖旦旦如是忘其為跡且賤者亦十閱月自今思之一落千丈豈復髣髴疇昔然日與海隅蒼生涵泳大化歌誦盛德泰階六符舉頭即見豈必其身之朝夕左右而後為親且近哉嘗靜觀四五十年

其交接處如紹慶如禧定如寶紹如端熙其間大機括關涉甚多皆大丞相所目擊而身歷者著龜之見無一言不驗使其言盡售於前亦豈至如今之多艱以三朝之元老受九重之眷倚佩四海之安危其上與天通者皦然之心耳本朝立國素弱雖盛時不免和戎况今乎顧所以得其和者何如以欵為備既上下明知之願大丞相留意契丹至澶淵其危迫與將至汴京何以異其成敗懸絕者景德之與宣和其證候自不同耳然則君德必脩明

朝綱必整肅國論必端正皆所以助立國之弱而上感天心下服人心者也上親政初傾心以聽外廷既而事變錯出非特或者得以有辭而諸賢亦自交責所賴聖德高明益恐懼修省則啓沃之力也善類之脉不遂斷則護持之力也此海內所共知若元氣充實則外邪自有消弭之理願大丞相益留意其名論素卑脫場屋之日雖早在田廬之歲亦多偶綴班底碌碌隨群者久之乙未夏自殿廬校試出見大丞相於爰立之初沐問拊甚悉自

是年進必加盼又明年秋解言責見大丞相於再入之初沐稱獎尤悉方以狂瞽求去而曲勉使留至夏火災後不待言者見逐已自知其罪決不可留矣然而得之所聞未遂前蒙啓擬甚力既逐後言辭尤力自念生平拙訥不敢求聞於人雖敵已以下未必深相知何以得此於大丞相哉古人所謂知己不過如是重念某忝右省一年無毫髮補報罪大罰薄永棄固宜誤恩畀祠得竊閑廬免墮溝壑聖上之賜大矣惟有晨夕一辦效華封人

之祝丞相之賜大矣何以效門下士之報朝思夕
惟豈不欲贊赤松綠野之遊然而未遽可者助建
本之議定安邊之規使忠賢得職而審擇其弘毅
任重可以為已代者而授之則後樂之意可遂
世相業有光矣此廟謨所素定而區區忠助尤願
大丞相益加之意

李丞相宗勉

某舊秋未被逐前旬日嘗一進謁哀烏為陳情丐
去不知其遂為別也負罪出關蒙附問饋遺於人

所厭惡之中至于再三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
三復此詩耿耿激烈曾因稟謝中言擬至三衢拜
狀既而念廟堂思慮方周匝四方奚以一夫之竿
櫝為且非作帝城書之時疑不敢進久之自浙入
閩行役所見暨還里門日與窮閭接惟糴頗平他
物多昂市之貿易例以錙自鄉村持所產到市博
錙稍增楮雖賤不為害故細民未甚見憔悴因念
國家仁厚之所固結苟因其自為生養無甚暴官
汚吏以侵擾之則民心固未離也藩籬之所屏護

苟隨其虧闕而級級修補之則內地固自若也入
冬聞邊報無他則喜入臘所聞稍異則憂入春聞
定城事則大憂繼聞捷書踵至則又喜雖去君門
萬里而憂喜不異在班行日也相公佩天下安危
於一身日與聖天子聚會精神都俞吁咈言論風
旨昔者班班於斯世今則行道之時也中外交幸
和議有緒而又望其堅而可久故以和為權以守
為誼又有不得已而應之之備此昨得之廟論之
素也守紀判嚴官府惜名器節費用此尤得之廟

論之素也竊見今世以應外之念平者為急而以
之凡百法度使人得以乘其急而投其罅小之不
謹曰姑放過恐浸大壞矣徇外禍誠竊疑之法守
豈不關道揆哉應變守文豈可岐而為二哉今而
全此者惟相公其規撫堅定其文理續密能應能
守有識屬心若夫潛養君德密護人材所以為本
領之地者用工尤深爰立有日盡展素學將見天
心悅人心服奚患夷心之不革每念去歲得遭後
讒者相公護持之力久久摧謝茲請併與遇合之

初歷陳之某天賦拙訥與人言不能出口或時面
黻赤雖隣舍亦訥之况與遠方縉紳交乎十八九
年前獨相公察而知之則自江右漕懷始癸巳冬
趨選時相公自發召未至見徐直翁貳卿云曩見
相公屢欲薦進又見舊同懷李吏郎云恰得相公
移書令其相語未可輕就部明年春既召至則見
某始綴部輪喜形于色居亡何鄭昭相呼語將擬
以掾屬且明言公薦既而聞余子壽文昌疑其拙
又久而鄭毅齋亦疑之人持疑其拙耳某蓋自信
其拙也相公在言路主之益力而親擢之命下矣
其將為此官也當國者白之上曰此臣某所薦也
其甫進言也上以問公公曰臣嘗薦之宰相矣此
二語海內所共知也區區亦欲效其拙忠以報主
上者報相公如學淺誠薄何既他徒愚猶不改毅
齋反以為知之不早而某益見其拙也於是言者
以內在在外強逐之矣表裏皆弱外強亦過情也前
愆已暴晚善無聞他日史臣操筆於公傳後曰方
某者相公所薦也公其肯受之否修身俟命毋為

金鑑卷之十四 三十二
知己羞如此而已今春忽拜誤恩俾奉鑑湖香火
重念此在前代寧有全理既赦不誅又續以食聖
上之賜大矣惟有晨夕一辨效華封人之祝得鄭
表第珍書具言造膝啓擬至于六七立朝素孤子
逐去誰顧省乃厓鈞抱至此相公之賜大矣朝思
夕惟何以效門下士之報惟願道行則志行國之
福民之祿相之福祿莫大焉某飯蔬飲水終老曰
畝為元化中一物其受賜亦莫大焉

恰得林吉州書具言讀相公辨和議一疏極有忠
慮且問其曾見否而某之未見也今聞其爭歲帛
不可折色名稱不可太屈此非細故也某記往歲
諸從官聯名入文字乞戒飭東淮勿輕敗和時相
公在臺端見其說之偏也亟騰疏以辨之今既出
於不得已亦當熟計利害揅楮無法愈枰提愈折
閱邊費稍省而後楮可議兵以少為精財以節為
裕而後楮可議此兩事實一事也又傳西風不遠
彼曹參言自來是未必然况有操堅覆轍在特不
可無預元輩以待之則上流與江防之不可緩明

甚本朝立國素弱雖全盛時亦然契丹至澶淵其
危迫與將犯汴京時何以異而存亡懸絕者宣和
許多病痛景德悉無之其證候自不同耳然則君
德必修明朝綱必整肅國論必端正皆所以扶積
弱之國而繫永命之天也其機括在聖君與賢相
耳別立尅苦之規模毋狃承平之體例卧薪嘗膽
而非以位為樂之時也同舟遇風而非同列猜疑
之時也本搖則枝葉無所附而非百執獻媚干進
之時也非近習戚屬乘間抵讎之時也中國人而
傲之無小無大利害則同改心易慮共濟艱危內
聚諸賢以強朝廷外擇將帥以捍邊圉而又遴選
監司俾察守令以固根本使精采一新群情閭悅
則節縮浮費不敢怨踈遠庸邪不敢怨曠然丕變
使上下皆知大丞相精忠益誠為扶顛持危計而
非有所顧戀也天心庶其悔禍狄難自是稍紓自
古四夷交侵必小雅盡廢是中國之陽先絕而後
陰棄之今使吾元氣漸充實陽明復炳赫於陰邪
乎何畏惟大丞相以身任之則十相與商權而盈

庭嚙無一語獨相公與之爭論其關繫世道甚大
又聞先之自金陵兼西制者近之以舊言官自吳
門去者得免遠徙皆仁言之力其全護善類甚至
又聞近有召赴闕者中夜折簡同列不書省劄其
杜遏窺伺甚力傳至遠外無不翕然知兩地之有
人其獨謂相公非欲人之知者非若初登朝人欲
身已分明聞譽而喜者蓋國有大謀究竟到底利
害當從原頭揀正純誠精忠古大臣用心也蓋其
彌縫輔贊有非人所能盡者豈獨此數事哉其受
上恩深所願國脉靈長受公知深所願相業光明
雖在田畝而區區憂愛一念不異在班行日也偶
得所聞不覺復出此紙

甚屏居絕不聞外事自縉紳傳誦政地辨和兩疏
後又見邸狀言官府事尤切百尺竿頭此豈著智
力處留者欲堅偏者欲進遠者欲入獨凝然其間
不阿意以為悅不買譽以為容端月二日揚庭播
告超冠首台則內之宦寺官妾不知名者外之兒
童走卒無不知名者朝野相慶同然一辭此豈人

力所能為我上意也天意也惟至誠無偽可以感
動人主惟至公無私可以悅服天下惟至定不惑
可以鎮重國勢大丞相皦然之心上知而信之天
知而佑之人皆曰今之最難者內楮外韃也然三
聖在天之靈有望焉億兆姓生靈之命有賴焉千
萬世之汗簡有光焉某謏焉何足與斯世有無之
數仰蒙大丞相先生登庸之始以不肖為啓擬初
義上猶記其狂瞽之言雖命不果下而中外閱報
皆曰昔者採王意所欲罪者今乃極力薦進之丞

相之事偉矣昔有追讎盡言者今不惟不怒之而
又生全之聖上之恩大矣某聞之為之感泣者累
日雖粉軀碎骨何以酬大德自伏讀麻制其喜不
在人後其賀不敢在人先惟大丞相亮其心而赦
其不敏顧猶有欲言者丁酉秋某與劉克莊潛夫
王邁實之同被劾未幾某與劉皆得祠王尤貧獨
未之得其人本為大丞相所愛不能安帖乃其自
取是亦教之之意其後一鑄又兩鑄則人或以為
太過若蒙牽復而畀之廩尤見海涵春育之量劉

潛夫素為大丞相所器非獨其文字今世鮮比而
通古今熟典故可禪廟議而吏事尤長特文揜其
才耳區區竊謂丞相宜自收而用之王友也劉親
且友也非固私之也姚瑤貴叔投袂赴建於焚燬
略盡之餘反側未定之際辛勤三年郡人德之罷
歸已久未復職未得祠亦廟堂所當知其素與之
踈得之公言云耳王幼學都承若使之立朝似有
淮南寢謀氣象朝廷豈不能着一骨體之士以自
壯乎更在鈞念某已灰心斯世而猶耿耿有未能

忘輒復及此強聒死罪又有欲言者鄭觀文瑞平
初不可謂無一變之功不可謂無收進諸賢之功
獨輕舉一誤亦功過不相揜者其時徐直翁一二
人未入臺前已明非之不害其為直臣最是一項
人面獻諛語又退誦於人纔見其解政則向之誦
於人者轉而為罵有上書攻之者未免以遷除之
滯速為言大凡當國者以天為心固不計此而士
風則薄矣今亦有不肯言端平諸賢者亦有言其
時之賢而責其時之相者然其時之賢是誰致之

則今之攻者可少止矣不知退傳近况何如惟大丞相念之某又復及此強聒死罪

某頃一再上光範書之後日與海濱田夫野叟同在太化垞北中每聞廟堂之上凡一把握之定曰文書非前日之易欺也一施行之善曰命令非前日之數易也一陞黜之當曰氣脉比前日則漸回也四方傳者亦未嘗不交口贊誦相業之懿然而時得縉紳書則又有曰大丞相謫挹太甚恐歲月易過必事權盡出於一而後可以有為某則謂此

在吾君吾相志益同道益合則慨然以身任天下之重不難也又有曰大丞相格法嚴恐近習不樂恩意寡恐中材不附某則未敢以其說為然前此嘗寬而不嚴嘗廣而不寡矣匪徒不見德雖僥倖者亦交以積弊籍口故不若一付之公之為足以服其心也且權事輕重時有所微縱者又非常之士有不可拘者然安得時時縱之又非常之士安得常常有之大率苟悅之政多非盛世事守法度惜名器本朝賢宰輔皆然大丞相若遇承平時則

韓富馬呂矣偶值此多艱益奮然自強以鎮物情
以扶王室東晉之季甚岌岌矣桓謝極力撐拄亦
能却敵亦能立國况大丞相每於應變之頃而心
之虛靈者輒與天通此某所素知也今身佩安危
其舉措有掣然當於人心者非特上信之天固將
佑之矣切聞中書機務稍清無復積壓之患則願
燕居深念留意於其大者宰相之心與天通人主
之心尤與天為一都俞啓沃之微君心正則天心
回錢氏君臣能使朝退况聖明乎誠能動天則層
見之變異可潛消方來之狄難可漸弭矣抑又有
言焉本朝立國以人用人自是有國者常事自慶
曆後每更一相則換一番人物至有年號用人之
說如元祐人紹聖人之類此論未為公平要之惟
賢則用豈拘彼此然世間特異之材能言之士亦
自可數端平宰相盡起諸賢反有成仇敵者亦其
間傑特者不能用其言收其心故耳時望未必盡
能辦事然所以得人望亦豈偶然且緩急必不負
人國夫豈負所主收之則可合人心亦天道也大

丞相誠心愛賢固將聚盡之本朝而未遂如所欲
某非其人何足辱初擬昔人感知已感其意也請
寘之鈞慮之外而收用其望實俱孚者又察中外
之有忠誠可保者而拔之非以華衆觀也非羅以
自助也所以為國華且助國事耳輒因問候冒吐
狂瞽干溷鈞嚴皇懼死罪

某猶僭有言李元善貳鄉杜成已左史皆忠實
無偽可以共濟其已召者趣之在郡者召之王
子文都承有精力能謀斷徐德夫右司非特儒
雅且有用之才謂宜在簡記不容久外者也

鄒參樞 應龍

某去夏杪餞先生于六和塔後一月某見逐登舟
至衢聞鈞旆在焉時例不納謁獨蒙謂進進必款
侍移時如是數四其語歷歷可記既稟遠還里按
歲劉無競司門自昭武至問鈞况則云將卜居于
城雖未有樓臺地而神氣益王步履益輕如富韓
遠洛相時某喜益甚先生負經綸之望在二三十
年前而某所見者丙申秋造朝首䟽極病源所在

其冬邊事急既條上十議又領侍從兩省官于論
思堂先生口授俾某草之言與氣俱勇居亡何有
外傳大用有日屢引疾以請既共政本衆言可必
行矣請益密乃若鬱鬱不樂既遂請亟出關則氣
漸平故六和塔之見勝於坐政府時去稍遠則氣
益伸故衢之見又勝於六和塔時乃知先生殆以
得歸為樂者則今之徜徉於赤松綠野間其適固
宜先生自謂十餘年之閑多此一出某則謂端平
親政後不出則何以蒼上眷何以慰衆望况平生

出處皆係世道在瓊閣以封駁去在橐座以留西
鶴二山去皆甚分明今在兩地適值鬱攸後議論
紛拏間要路明設防禁犯者有嶺海憂公獨對上
曰群臣之意無他不過欲增益聖德耳聞者謂語
和意惻最易感動所以解諸人之禍者甚有力某
亦拜賜一人之數其輔贊彌縫有非人所得知者
而此語則衆所共知則相公之去豈不益分明哉
丙申冬邊事何如內事又何如先生既歸去冬今
春外內事又何如所恨於前者蓋歲不及一歲而

所望於今者則欲歲勝似一歲人見先生幅巾野服與賓客遊與漁樵揖指為至樂孰知其隱几危坐閒居深念有隱然不可語人者哉是未可以邀我生民天欲平治更入則矣立矣某素賤且訥三十四年前春官一門生耳科舉子何足關世有無先生忘之矣十年前一縣令耳無奇績異政以驚世取寵先生愈忘之矣近三四年間在班行則為職所當然者在右省則言職所當然者不忌其為而忌其言誠所未諭先生獨曰此嚮暗中摸索者方夔龍相遜時獨以不肖姓名聞若察其所存而期之甚遠者言之于主上不曰上未之樂也言之于宰相而宰相初則愕然也既已試者如此為世所蹂躪者又如此豈復區區更有所存者乎豈足以復信先生之言乎然昔人所謂感知已者不過如是自念遠方寒士用過其分荷主上保全之恩猷畝之忠不敢忘荷相公知遇之恩國士之報不敢忘飯蔬飲水得以安眠穩食於深山密林中則大幸矣

鄭知院

性之

門外之事於今時最急而輔車無相依之形臂指有不掉之勢又最為識者所隱憂向來相公坐廟堂時極力主張知尊君共上者也能忘家為國者也尚使天蚤虜亂相公處內權一而道行則必不以一青葉顯功不以一蚬妨後效朝廷尊則夷狄服矣至是哉今聞命就道豈無子儀輿疾討賊豈無韓洪然非李鄴侯裴中令則不足用之此朝野之所以卷卷於相公也

史丞相嵩之

其成嶺周功仰籍八荒一雲之庇朝夕凜凜惟履壓敗闕是懼比于光範力請叢祠情迫詞危席藁以俟三月十二日於郵置間伏領鈞翰有畫旨不俞之命又旬日再被堂劄有次對因任之除西清法從南服使名皆非妄庸所當超躡循墻控避躅躊不違恩重命輕圖報無所嶺南民獠雜錯山海阻深徒藉朝廷恩意調柔福力鎮壓一二年間賴以少事近者山獍一項間出為擾此昌黎所謂好

則人怒則獸簡節踈目不究切之自唐已然矣英
連康恩清遠懷集之境窮谷深峒地毛不入者皆
狴也其人推髻跣足巢窟窖藏走險阻機毒矢如
猩揉然驅之則已或欲立深入之謀建夾攻之策
書生駑怯懼不勝堪仰惟廟堂憂顧嶺海將使某
勝之耶抑安之也一道戚休不敢不告某已上免
將乞寢誤渥願以簡牧為遴毋以反令為嫌使某
早遂歸田與樵夫溪叟歌誦太平其為感恩戴德
一也某自揣庸虛誤叨拔擢身獲綴四品侯對之

列令有限三日舉代之文某竊謂今薦士之弊極
矣獨此猶存古意曰使之代已也蓋有過而無不
及是亦足備論思之選曰拘以日限也蓋猝然應
之而無所營必出素所敬長之人其選可謂甚重
其應可謂甚公然職位之稍高者聲字之已出者
皆不待舉雖無待於舉彼皆能自達若夫脩
於家不求達於庭而某之所甚敬且畏者今迪功
郎前建寧府司戶參軍林公遇是也既以其名上
聞矣敢詳布之公遇家世福之福清有中書舍人

遜者為紹興名臣勇於退一傳曰挺知沅州以三子同登科第年六十休于家瑒為國子博士仕至二千石輒退直中秘終壞端平初除軍器簿不至以直寶謨終累世雖蚤退然亦未嘗不仕公遇則瑒之子不待仕而退初注寧化尉及戍丐岳祠侍養既而親友有以外移為注戶曹者及戍不就閉門求志遂將終身其研思理道深入奧趣而不自以名家其考論古今具有方劑而不施之用世閨門雍睦贍給宗黨凡言家法者必曰石塘林氏里閭視儆薰為善良自善其身以善其鄉其厚風俗之效已如此使得推其所為其可觀不止此而肥遯山林將二十年遂為聖世之逸民豈不可惜斯人不用而使某輩玷筆橐之清班豈不可愧故敢請以公遇代焉欲望鈞慈深察其悃忱起以特招若其幡然肯出必有補益於世否則使其姓名不遂泯沒某之榮且遇過於身祿萬鍾多矣觸突鈞嚴某皇懼死罪

